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

一、論文名稱：閩南西片方言音韻研究

二、作者：陳筱琪

三、獎助年度：102 年度

四、獎助金額：新台幣 8 萬元整

五、研究過程

「閩南西片」緊鄰閩西客語區，指漳平及龍巖的閩南話。本論文針對閩南西片方言，做詳細的共時音系描述以及歷時的音韻比較，並以閩南西片的形成為借鏡，思考漢語方言的發展模式。

我們以典型的「方言田野調查法」來收集閩南西片以及周邊相關方言的語料。各區選擇一位能流利使用家鄉方言的當地居民為主要發音人，並依據典型發音人的口音記錄該方言。進行田野調查的地點有閩南西片的(1)龍巖適中、(2)龍巖蘇坂、(3)漳平雙洋、(4)漳平溪南、(5)漳平新橋、(6)漳平菁城，以及閩客混合區的(7)萬安梅村話、(8)萬安涂潭話，和作為閩客接觸方言「活體對照組」的(9)苗栗通霄四縣福佬客語。

我們以中國社科院（1988）《方言調查字表》搭配中國社科院（2003）〈漢語方言詞語調查條目表〉，設計閩南方言的常用詞條收集語料，並依照各地發音人實際的語言狀況做調整。調查結果音位化處理，以 IPA 描寫。

完成語料收集後，我們以「比較法」或稱「歷史比較法」，來探討閩南西片的歷史音韻及演變問題。比較法就技術操作面來說是「兩兩對比」，也就是將閩南西片與典型的廈、漳、泉閩南話對比，以及將閩南西片與周邊的方言對比。比較法比較同源詞的語音對應，依照合理且自然的音變方式，重建出語音的發展歷程。由於閩南西片是語言接觸後的方言群，因此我們也依照當地的歷史人文背景，考量閩南西片中的「異質成分」，合理地分析比較成果。

此外，漢語方言中時常見到「詞彙擴散」式的音變，詞彙擴散理論是我們處理「語言層次」時的一個提醒方針，詞彙擴散理論的音變觀點，也影響我們對比較結果的解讀。

和西方語言不同的是，漢語的語音重建另有《切韻》可作為「參照點」，《切韻》音系是漢語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文獻材料。我們討論閩南西片的歷史音變時，也考慮了現代方音與《切韻》音系的關聯性。

六、主要研究發現

本論文從「共時音系」、「歷史音變」以及「疾變與平衡」三個面向討論閩南西片方言，以下分別簡述主要的研究發現：

(一) 共時音系

閩南西片有相當特殊的連讀變調系統，除了一般閩南「自身交替式」連讀變調外，另有「鄰接交替式」變調，變調結果隨後字條件而異。此外，「連讀變調規則隨著詞組結構調整」，詞彙前字的變調隨著該字為兩字組詞組首字、三字組詞組首字或四字組詞組首字等，使用不同的變調規則，就算語流中後字的聲調（本調或變調後）相同，居於兩字組首字、三字組首字或四字組首字時的變調讀法彼此不相同。詞彙首字的變調規律大致上是詞組字數越多，變調規則越簡單，詞組字數越少，變調規則越繁複。這種隨詞組結構而調整的變調現象少見於他處閩南話。

龍巖閩南話另外還有前字不變調的現象，也就是前字讀本調，若持續發展下去，龍巖閩南話最後可能會發展為沒有連讀變調的方言。系統性的聲調連讀規則則是閩南話的主要特徵之一，龍巖閩南話前字讀本調的現象顯示了閩南邊陲區的過渡色彩。

(二) 歷史音變

閩南西片的歷史音韻可大分為「接觸性音變」與「閩語內部音變」兩類：「接觸性音變」多為本區域語言轉用時，來自本地語言的底層干擾。「閩語內部音變」則是閩語系統的自身調整。

「接觸性音變」可從「聲調」、「聲母」、「韻母」三部分來說明：

一、「聲調」：(1)連讀變調的演變。變調規則受詞組結構控制，前字為兩字組或三字組或四字組或五字組首字時，彼此的變調規則不同。龍巖閩南話另有前字不變調的特點，變得與周邊的萬安話相似。(2)古濁去字讀平聲，多數地區讀陰平調，漳平永福主要讀陽平，部分字讀陰平。大田、雷州、海南閩語也有這種現象。

二、「聲母」：(1)以 u、i 起首的零聲母字「增生」g-聲母，音變過程為 Øu- > bu- > gu-、Øi- > dzi-~zi- > gi-。這個變化與客家高元音擦化的規律平行。(2)特定全濁聲母字清化後，有送氣讀法，送氣讀法來自底層的客畬語言。

三、「韻母」：(1)輔音韻尾大量弱化，且促快於舒，這是閩西地區異於他處閩南、客家的區域特點。(2)曾梗攝韻母 iŋ /ik > in /it，輔音韻尾前移。(3)漳平溪南話宕攝開口字另有讀-onŋ：-ionŋ的語言層。(4)龍巖適中、漳平新橋、漳平溪南有去鼻化演變，適中話與新橋話是 i̇ > in，溪南話則是 i̇ > ŋ。去鼻化音變與福佬客出現鼻化韻母的演變方向相反，但都是受到外部語音系統影響的接觸性音變。(5)元音高化，音變內容有(a) ou > u；(b) o > ʏ > ʊ；(c) u > ɥ；(d) i > i̇、ui > i̇；(e)

前顯裂化 $i > ei$ 、 $u > ou$ ；(f)蟹、山攝二四等 $*ai > ei > e > ie > iɪ$ or $i > i$ 。(6)假攝字元音音變，閩南西片主要的演變脈絡有(a) $\epsilon > ie > ie$ ；(b) $\epsilon > e$ ；(b) $\epsilon > a$ ；(d) $\epsilon > ie > ia$ 。(7)複元音單化，音變內容有(a) $ua > o/\partial$ ；(b) $au > \partial$ ；(c) $ai > \epsilon$ 。

「閩語內部音變」是：(1)龍巖城關話濁去字讀陽上調，相似的現象在潮汕閩南話中也有。(2)〈入〉字頭字，也就是古日母字有 $dz \sim z > g/_i$ 、 $dz \sim z > l/_u$ 的變化，這種演變在臺灣各地的閩南話中都不難看見。雷州閩南話有相反方向的演變： $g > z/_i$ ，演變條件完全相同，說明 i 是 $dz \sim z$ 與 g 的演變橋樑。(3)龍巖適中話古明母字有 $b > g/_u$ 的變化，雷州閩南話也有相反方向的演變： $g > b/_u$ ，演變條件完全相同，說明 u 是 b 與 g 的演變橋樑。(4)宕開一白讀 $\tilde{o} > \tilde{u} > \eta$ 、宕開三白讀 $i\tilde{o} > i\tilde{u} > i\eta$ ，一、三等兩兩平行演變。

除了上述演變外，另有幾條音變的成因暫時無法確定，這些演變是：(1) $ue > uɪ > ui > ui$ ； $un > un$ ， u 元音在閩南西片與閩西客語中很常見。(2)〈科檜〉類字丟失合口介音： $ue > e > ie > iɪ$ ，龍巖閩南話〈毛禪白〉類舌尖聲母字丟失合口介音： $u\tilde{i} > \tilde{i}$ 。(3)主要元音低化，內容有(a) $ui > uei > ue$ 、 $ui > uei > uai > ai$ ；(b) $iu > iou$ 、 $iu > iou > iau > au$ 。(4)韻攝的合流，內容是(a)山、臻攝合流；(b)臻、通攝合流。(5)有些地區沒有 im/ip 韻母，可能是主要元音低化造成 $im > i\partial m \sim i\partial m > iam$ 、 $ip > i\partial p \sim i\partial p > iap$ ，這種演變與臻攝字主要元音變低相似。閩西客語陽聲韻攝也有類似的元音低化情況。(6)章知系字丟失 $-i-$ 介音，大田、萬安、將樂等方言都有相關現象，其中精系的「笑」字，各地也一致例外音變。

(三) 疾變與平衡

閩南西片音系中分別具有「疾變」(punctuation)與「平衡」(equilibrium)兩種特徵。子孫語言承繼祖語是譜系樹理論的重要特點，經過幾個閩語次方言的比較後，我們發現閩南西片有幾處獨具特色的音韻形式，顯示了核心閩南區沒有的古語特點，我們將之泛稱為「前漳州特徵」。這些音韻現象分別是：(1)古濁去字讀陰去調。(2)臻攝合口三等讀同開口三等。(3)龍巖城關話的 $iu/_iu\tilde{a}$ 韻母。(4)平新橋話遇攝魚虞韻字讀 $*iu$ 。

「平衡」特徵則是說明閩南西片與周邊的萬安話、閩西客語的音韻互動。當語言長期接觸與消磨時，某種語言特性會擴散開來，使這些接觸的語言變得越來越相似。閩西的漢語方言皆出現元音高化與元音單化兩項音變，這兩個演變並構成了鏈動的關係，但閩南與客家的鏈動模式有些差異。

閩南西片的變化是拉鏈，演變源頭是高元音高化：高元音 u 高頂出位後，果、效攝字 $o > \gamma > \omega$ ，而複元音 au 或 ua 又單化為 o/∂ 來填補中元音的空缺；前元音系統 i 高頂出位後，蟹山攝二四等字逐步高化： $ei > e > ie > iɪ/i > i$ ，假攝字有高化為以 e 為主要元音的韻母或低化為以 a 為主要元音的韻母兩種方式，以此空出 ϵ 元音的位置。複元音 ai 在系統空缺與受到 au 或 ua 單化的雙重影響下，平行音變，元音單化成 ϵ 。

閩西客語的變化是推鏈，演變源頭是複元音單化：蟹攝字 $ai > a$ ，使假攝字

a>o 或 a>ɔ，進而推動果攝字複化為 ou/ɔu 或高化為u。果攝字 o>u的變化出現在連城城關，與閩南西片的音變結果相同，但閩南西片的動因是拉力，連城的動因則是推力。位於閩客過渡地帶的連城話與萬安話，鏈動也具有閩客過渡性質，當中萬安話又比連城城關更近似閩語。

七、結論及建議事項

本論文的研究包含對閩南西片的共時語音描述以及歷時的音韻變遷，並以閩南西片方言的形成，作為思考漢語方言發展模式的借鏡。譜系樹理論背後所闡述的語言演變圖式對漢語方言的研究有重大影響，我們透過閩南西片這個帶著接觸性質的方言區，重新檢視漢語方言的形成與發展觀。

閩南西片以客畚語言為底層，覆上漳州方言而形成。來自漳州的閩南移民在漳平及龍巖一帶長久地與本地的客畚語言接觸，原居民經歷漫長的雙語時期後，最後放棄了母語，成為閩南單語者，這個過程稱為「語言轉用」(language shift)。語言轉用伴隨著「底層干擾」(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我們在閩南西片的歷史音韻探討中，可發現底層音系與上層音系的互動與競爭。

閩西錯綜複雜的方言關係正是漢語東南方言的借鏡，漢語方言的研究，需要特別注意語言接觸帶來的音韻影響。今日的漢語方言，無論是哪一支或哪一個方言，都不敢說是孤立地從它的母語直接分化下來的。在漢語的發展過程中，分化與接觸是交互進行的。從「語言轉用」來瞭解漢語的變化和方言的形成，就是漢語研究中很有發展性的一個新途徑。